

評論 深度

## 為何很多男人不懂愛？讀bell hooks，想像另一種男性氣質

在愛的路途上，與其要做一個男人，不如做一個完整的人。



一對夫婦在上海郊區等待參加一場集體婚禮。攝：Carlos Barria/Reuters/達志影像

艾迪 | 2023-02-14

情人節 評論

(艾迪，男人)

男人很少將「愛」說出口，但到了情人節的今天，或者「愛」才終於被勉為其難地宣之於口。但當追問「何為愛」、「為何愛」時，男人常常感到不自在，難以找到合適的字句回應。一方面，或者是男人不擅愛的辭令吧；另一方面，一個更殘酷的現實或者是，很多男人可能根本不會愛。

是的，我們常常討論愛，卻很少人認真談論男人和愛的關係。我們嚮往愛，男人——無論是作為長輩、父親還是伴侶，卻常常對愛無感，令人失望。為什麼我們生命經驗中，很多男人「無愛」比「愛」更常見？

關於這個主題，逝世一年、畢生以「愛」書寫的當代女性主義代表人物、美國女權作家、活動家貝爾·胡克斯（bell hooks）在2004年出版的The Will to Change: Men, Masculinity, and Love（改變的意志：男人，男性氣質和愛）仍是經典之作，為二十年後的我們帶來思考的啟迪和改變的希望。

以一貫流暢易讀、見解深刻且飽含能量的筆觸，hooks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和各種文本出發，帶我們思考有關「男人、男性氣質和愛」的重要問題：為什麼如此多男人愛無能，對愛無知無覺？這和父權制度形塑的男性氣質有何關係？我們又可以如何發展另類的男性氣質，重拾愛的能力？

## 需要男人的女性主義

在深入探討hooks的看法之前，我們或許先要理解她的女性主義立場。

在hooks看來，當時的女性主義往往是關於女人爭取權益的運動、一種爭取「女人也可以」的男女平等理念主張，她認為這種女性主義往往是排拒男性（male-exclusionary）的，將女性主義視為「婦女的工作」，甚至是一張允許女性對男性忽視、敵視的「通行證」。

hooks提出，女性主義的目標在於「結束性別主義（sexism）、性別剝削和壓迫」。在這個意義上，她不視男人為敵人，而是鬥爭中的同志；她認為父權——一個我們平日甚少使用的概念，才是問題的核心，故此她將書寫和研究的重心擴展到父權制度下的男性身上。

hooks認為，我們需要承認，這個世界有需要和渴望男人的愛的時候——無論是作為父親、兒子、兄弟、伴侶，他們當然可以是父權制度的獲益者和壓迫者，但另一方面也受到父權制度的傷害。hooks要做的，不是地圖炮般攻擊所有男性，而是分析父親制度如何窒礙他們發展完整的自我，愛己愛人。

在這個基礎上，hooks提倡有願景的女權（visionary feminism），開啟如何愛己愛人的討論，希望確立男性在女性主義的角色，並結盟男人一同對抗父權制度。當然，hooks提出的「沒有男性參與的女權主義運動不可能成功」不是女權陣營內部都會同意的立場，但這個立場正正是我們理解bell hooks思想的前

旋。



2022年12月22日，美國芝加哥，一名男子在日出時沿著密歇根湖散步，當時氣溫徘徊在 -6 度左右。攝：Scott Olson/Getty Image

## 「父權男」的標配和資格感

那麼，什麼是父權呢？或許對於現在的女性主義者來說，這點並不新鮮，而男人經常把這個詞當作對自身的攻擊。hooks解釋，父權是我們現存世界的一種制度、一種文化和一種思考方式，當中建基於一種不平等權力關係的預設：男人天然地強於和優於女性，可以對女人和小孩進行支配——透過不同形式的規範、強制和暴力。而在男人統治女人的同時，少數男人也統治其他男人。

在這種預設下，做一個男人意味著維持支配別人的地位，並始終感受到自己的控制。由此，父權制度下的男人往往被形塑出一種支配性的男性氣質，他們陽剛且慕強逞強，壓抑自己的心靈，輕視情感連結，不付出情感勞動，既不體認自己和別人的情感，也不表達感受，因為感受被認為是軟弱、自戀、博取關注的表現，並和「女性氣質」相關。只有憤怒，讓別人對自己恐懼，才是父權制度下男性最自然和可接受的情感表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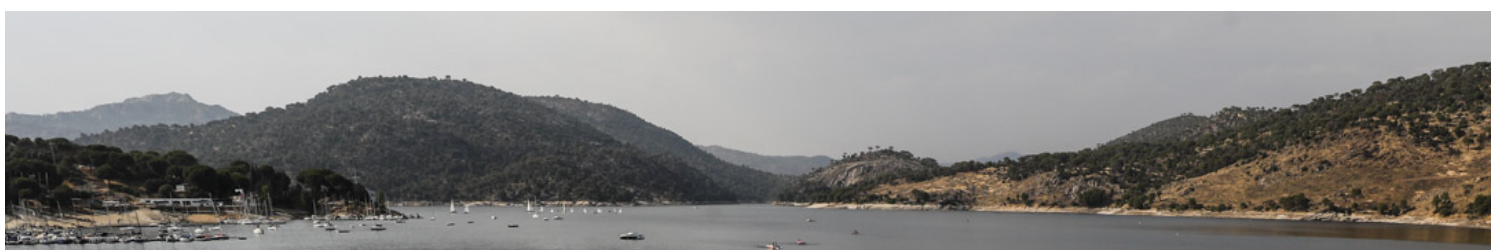
正因如此，暴力（無論是何種程度）被認為是男人天然的特質，造成很多男人對婦女和小孩進行「合法」施暴。「我經常希望生命中的男人去死。」作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，hooks自己在20多歲時曾這樣想過。拓展出去，她認為世界上很多婦女對希望男人去死，這樣她們才能解脫自由——這是男性統治最痛苦的真相。

另外，父權制度下的男性氣質也包括一種「男性資格感」（male entitlement）。這個概念的內涵hooks雖有觸及，但發明這個概念的另一位當代女性主義學者Kate Manne講得更清楚，意思是男性內化一種特權感（廣東話或可稱作：老奉），默認女性對其投以關注、讚賞、認同、支持和服從，並需為男性付出性、照顧、生育、養育等體力和情感勞動。同時，女性需要乖乖待在安於自己的位置，時時刻刻規限自己，避免從男性那裡拿走權力、權威、對知識的掌控等傳統意義上的男性所有物。一旦偏離了這種性別角色和期待，男人就視女人為背叛，收起對她們的善意，啟動各種懲戒的行動。

簡單而言，父權制度的男性氣質是男人至上，當中的權力和支配是關鍵。這裡並不是說所有男人都是非常強勢霸道，而是說父權制度的男人預設和要求有這樣的氣質。對很多男人來說，他們未必認同這樣的描述，甚至覺得委屈，因為在宏觀的世界，男人統治女人，但對個體的男人來說，不是每個男人都感到有權力、能主宰和控制別人。另一方面，很多男人也可能自覺已很平等和愛護女性，並沒有覺得自己高高在上。

作為男性，我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認識到，並不是以暴力為表現形式的支配才叫做支配（domination）。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就證明，男人無形中接受了這套父權邏輯：當男人抗拒和貶抑情感流露或表達，男人有淚不輕彈，就是因為「感受」被認為和「女性氣質」有關，而這本身就隱含女性是次等性別的邏輯；當男人被教育不要太愛女人，男人的愛是稀缺品，太過重視女人被譏諷為「妻管嚴」，背後的邏輯就是把女人看作附屬品。

另外，在親密關係中很多男性自帶的「資格感」也是支配的表現。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情感勞動，對關係更加著緊（廣東話稱為「上心」），而男性可以冷漠且位處關係的核心，不正是支配嗎？哪怕女性不同意，男性仍認為女性的身體為男性所有，性愛是男性應該的權利，這不是支配嗎？男性要求女人乖乖待在特定位置或角色上、不得搶佔男性應有的權威和話語權，不要越界不要多嘴不要諸多意見，不正是支配嗎？一旦女性沒有順從上述的性別期待，男人有資格施行不同的形式的暴力，包括冷暴力、言語羞辱、脅逼乃至肢體暴力等，不正是支配嗎？





2022年7月14日，西班牙馬德里，隨著氣溫持續飆升，一名男子跳入水中。攝：Pablo Blazquez Dominguez/Getty Images

## 成為一名男人

就像女人並非生為女人，而是成為女人，男人也非生為男人，而是被社會建構而成的。hooks尤其關心小男孩是如何長成「父權男」的，我們又是如何被教育成接受和鞏固這些父權男的特質。

在我們的習慣中，只有小男孩才允許充分感知自己的感受，並毫不羞愧地表露自己對愛和被愛的渴望。但小男孩在父權規範中既不可愛，也不可接受，在往後的經歷中，小男孩將要迎來「成為男人」的永不止息的改造。換句話說，小男孩要學習囚禁自己的內在感受和渴望，首先避免坦露自己的脆弱，男兒有淚不輕彈，繼而再殺死自己的心靈，停止表現關心關愛，從而戴起面具學做一名「自強」恐弱的男人，一位一家之主。

這個過程，有時在學校發生，有時是同輩壓力，但更多時是在家庭進行。一些常見的情況是，當父親對小男孩親身示範情感疏離（emotional abandon）和忽視，不願和兒子發展情感連結，母親也旁觀這樣的傷害，協助丈夫禁錮兒子的心靈，仿佛這樣男孩就能成為強者。

hooks提醒我們，這是一種傷害和創傷：男孩從此靈魂殘缺，感到沮喪、失望而生氣，難以發展健全的自我。就算他有內心話想說，有痛苦的感受希望探索和表達，心中自然就有一把羞辱自己的聲音，令自己堅忍噤聲。長遠下來，男人不懂哀傷，不知如何釋放壓力和情緒，要不沈默、壓抑，要不慢慢累積成以發怒和暴力的方式抒發。



在我們的文化中，女人心靈受傷，很自然就可以敞開心扉去找別人傾訴；但當男人同樣開口說心裡話和內心的感受，就連身邊的女性也可能拒絕聆聽。甚至像hooks這樣的女性主義者，當身邊的男人告訴她真實的感受，她也曾以哭泣和打斷的方式中止對話，暗示這樣的內心話太過沈重，還是留給他自己。這件事之所以令女人害怕和難堪，同樣是因為父權邏輯的運行：當男人開始訴說痛苦和受傷，仿佛意味著這位男人「不再能保護我」。另一方面，這也像是對女人失責的指責：父權體制下「愛」主要是女人（無論是作為母親、伴侶還是朋友）的工作，既然男人說自己受傷，那豈不是我們的錯？

有意思的是，hooks也專門討論了男性氣質何以和「性」的關係緊密相連。活在父權文化中的男人，愛不是本能，性才是。為何性對男人如此重要，hooks認為不在性帶來的歡愉，而是他能兌現父權文化的支配秩序。在現實世界，不是每個男人都能兌現父權秩序許諾的特權，在經濟、政治和關係上控制和支配別人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性，無論是性愛，性幻想，還是消費色情影像，都是一次自我安慰，一場報復行動，從而重新肯定、恢復男性至上的性別秩序，滿足男性支配的需要和慾望。因此，性重要的不是連結和親密，而是將男人的「自我」、「支配」置於中心。



2019年2月12日，一對夫婦在中國北京太廟的降雪中拍攝婚紗照。攝：China Daily via Reuters/達志影像

**滋養自身和他人的靈性成長**

在愛的路途上，hooks認為父權文化形塑的男性氣質和性別劇本窒礙了愛的發生。對hooks來說，她希望探討的「愛」不止我們平常說的浪漫愛，而是廣義的愛——一種深刻的、有意義的、創造性的連結。

根據父權文化，在一方宰制另一方的情況下，愛依然存在。循此路徑，就算情感勒索、傷害、暴力也可以有愛。這裡的「愛」或許也有喜愛和關心，甚至被包裝成「為你好」的說詞，但建基於支配關係下的「愛」，其核心是權威和控制，而不是連結。

在hooks看來，這個根本的前設需要受到檢視和批判。hooks強調，任何建基於支配和控制的關係，都不會有愛存在；愛不可能在宰制與服從的關係中紮根。對hooks來說，愛是「滋育自身與他人靈性成長的意願」。

這個定義的啟發之處是，愛是關乎「靈魂成長」的，因此愛不止停留在「感覺」的層次或一種「墮入愛河」式的想像，而是意願和選擇，一種集「關愛、承諾、知識、責任、尊重和信任」的行動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愛的起點是我們有勇氣展示、探求、滋養自己的內心，但這行為本身為父權文化所不容，愛自然就無從談起。

異於支配的模式，hooks主張的愛是基於「相互性」（mutuality），需要我們「看見」彼此的存在，繼而彼此付出，而不是彼此索取；互相成長，而不是互相交換。當我們承諾彼此相愛，相互付出「關懷、承諾、知識、尊重、責任和信任」時，即使我們因階級、能力、社會地位而存在權力不平等，也不會有人利用這些不平等來支配他人。恰恰相反，察覺這些不對等反而促使我們提高意識，更加明白愛的需要。換句話說，愛是可以超越不平等的。

## 暖男，溫柔的父權者

值得指出的是，hooks在書中所述的父權男性氣質有其侷限，那就是她所述的男性氣質仿佛只有一種表現模式。這或許跟她的背景有關，她思考男性氣質很大程度源于自己的父親，一位在家中掌管一切的一家之主，一位傳統意義的大男人。但是，男性氣質常常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不同的變體：父權的男性氣質表現形式是複數的。

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，「暖男」作為一種新興被消費的男子氣質、很多男人模仿的類型，形容男人溫柔體貼，關懷備至，可以理解和體恤他人的情感。那這是不是我們值得追求的非父權男性氣質呢？表面看來，「暖男」不是「大男人」，但細看的話，「暖男」是仁慈溫柔的父權者。固然，「暖男」是某種進步，因為男人終於開始重視情感，關心女性的需要和感受，並對女性表達愛，所以他們備受很多女性喜歡。而這也反映出，女性的情感需要長期被男性忽視，不被男性聆聽。

但是，「暖男」的核心是保護慾，並沒有放棄控制和支配，只是表現出來的形式更加溫柔體貼。在「暖男」背後，男性只是視女性為不會照顧自己的小女孩，等待被寵愛的公主，而未有探求和滋養女性的內心渴求和需要。因此，「暖男」界定女性的需要是表面的，其表達愛的方式常常也是膚淺的。更進一步，「暖男」的關心也是有條件的，在這一刻，暖男可以「為你好」叫女性注意保暖，但下一刻同樣可以要求女人不要做這不要做那，不要違反女性的性別角色，否則收起對你的暖意。

電視劇《我的天才女友》（原著：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）中的男性角色尼諾正是暖男中的渣男「頂配」：面對女性個體，關心、在乎、聆聽，閱讀她們的作品、領會她們的精神世界、而且很懂得性，讓劇中絕聰明的兩位女主都神魂顛倒，以為找到了一個真正的「女權男」和愛情。然而尼諾的「愛」中沒有責任，他鼓勵女性「自我決定」，從而合理化自己逃避責任的行為，在一對好友中促成雌競，最後更靠名女人上位。女性對他來說是滿足慾望和需求的對象，也是實現自我的工具。糖衣下隱密的支配和控制，讓尼諾成為經典的不懂愛卻利用愛的角色。

正如hooks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：男人要懂得愛，就必須摒棄控制和支配的想法；愛的深處是平等、自由、互相賦權和成長。這種「暖男」的愛，只是仁慈父權者的「愛」。



2023年2月12日，中國上海外灘的一座建築頂部有一個六米高的玫瑰情人節藝術裝置。攝：WANG GANG / Feature China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

## 想像女性主義式的男性氣質？

隨著性別意識的崛起，大概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傳統男性氣概的問題，此所以「直男（癌）」和「爹味」這些詞語在我們的時代不脛而走（注：相對而言，兩個詞語都不在香港流行），用作調侃、嘲諷乃至抨擊帶有父權男子氣概的男人。

不過在hooks看來，單純指出父權文化下男性氣概的問題並不足夠，她認為「男性氣質」本身並沒有錯，有問題的是「父權文化下的男性氣質」，因此有願景的女性主義（visionary feminism）應該重塑男性氣質（reclaim masculinity），提供更為解放和有愛的男性氣質定義。hooks相對具創見地提出，男性氣質也可以是女性主義式的。

如果說父權文化的男性氣質的核心是權力和控制，那麼女性主義式的男人則是「關係導向的善意（an essential goodness that is inherently relationally oriented）」，所表現出來的特質就是正直、自愛、有情感覺察力、同理心、自信、堅強、連結、責任。這些特質不止是停留在表述層面，而更多的是強調行動力、改變的意願和能力。當中，傳統的男子氣概同樣高舉「堅強」和「責任」，但所指的是凌駕他人的力量 and 提供金錢物質的責任，而女性主義式的男子氣質所說的「強大」和「責任」，則是強調回應自己和他人內心的能力，以及「為愛負責」，即對「滋育自身與他人靈性成長」的負責。

不難看出，hooks提出的女性主義式的男性氣質有難以成立的地方。所謂另類的男子氣概指的是學習一些良善的人類美德，發展更加完整的自我，這事實上和「男性」無關，不同性向的人都應該學而時習之。在愛的路途上，與其要說要掌握好的「男性氣質」和「女性氣質」，不如說要做一個完整和良善的人，一個願意滋育自身與他人靈性成長的人。這個願景，跟有沒陽具並沒有關係。

毋庸置疑，就算我們擁抱hooks所說的「愛」，但「愛」不保證成功，更沒有操作指南和藍圖。「愛」也必然有起伏，需要學習、需要犯錯，有時還很痛苦。更困難的是，儘管這個世界常常高舉愛的價值，但愛並不是這個世界運作的邏輯，沒有多少人真的認為「愛」是最重要的事，是偉大的成就。即便認為「愛」是重要，也沒有像績效、賺錢、掌權、地位那麼重要。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，「交換的價值」也比「連結的需要」重要得多。當一個男人背叛父權體系，他幾乎沒有什麼支援，同時還要冒沒有人接受和喜歡的險。相反，回到傳統的性別劇本是那麼誘人和容易，既順其「自然」，又不須動腦，還有性別的紅利。

但是，hooks所說「愛」確是點亮世界的靈光，當我們抱著這樣的想法和意願，就改變了自我和他人的關係。「就算前方有困難險阻，也要繼續追尋愛。」——當hooks多年前和交往十五年的伴侶分開，她悲痛難當，但被這句塗鴉在外牆的標語所振動，重拾愛的信念。

愛是有意願付出自我，以期滋育自身與他人的靈性成長。讓我們謹記在心，並付諸實行。

#### 參考資料

- 1.hooks, bell.The Will to Change: Men, Masculinity, and Love. New York: Atria Books.2004
- 2.Almassi,Ben.Nontoxic: Masculinity, Allyship, and Feminist Philosophy. Cham: Palgrave Macmillan.2022.
- 3.貝爾·胡克斯：《關於愛的一切》台灣：遠流出版，2021。
4. 凱特·曼恩：《厭女的資格：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？》台灣：麥田出版，2021.
- 5.凱特·曼恩：《不只是厭女：為什麼越「文明」的世界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？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》台灣：麥田出版，2019.